

山里的静板书

陈紫藤

没有锣鼓喧天，也没有唢呐高昂，更不像关中的秦腔吼得地动山摇。洛南静板书在最静谧处展开它的格局：一张桌子，一把椅子，一人独坐可操三弦、大锣、小锣、铜锣、脚踏梆子、蚂蚱板六种乐器，弹敲打唱一人完成，整个场地只有清雅的舌音和极有规律的“板”声。因为演奏轻巧冷静，过门时才用众器点缀，故而得名静板书。

第一次听静板书是在洛南灵口镇的一个旧院落，老艺人陈保子坐在老屋门楣上，手持一把陪伴了他半个世纪的三弦，轻轻拨弹。脚踏梆子笃笃有声，蚂蚱板发出脆亮的节拍，像夏夜的虫鸣不紧不慢。唱的是《拉荆芭》选段，嗓音苍劲，沉郁里透着一股秋收后的爽朗。当地人讲静板书从清代道光年间就在洛南盛行，过去多是盲艺人求生糊口的手段，说唱以求神谢土和红白喜事助兴为主，走到哪里就在哪里搭台。

它不惊艳，却耐品。不像花鼓跳跳张张，静板书是沉下来的，如秦腔深秋的叶子落地后堆叠的声响。一人顶几人的毫不慌不忙，弹到动情处微闭双目，仿佛天地间只剩下那一根弦在诉说着故事。

静板书一人可操作六种乐器，融弹、说、打、敲、唱于一身，内容大多是七字句韵文的传统书目，兼收神话传说、历史演义、公案传奇、忠臣孝子，洋洋三百多回。书目里既有包公、施公、封神演义，也有地方小调和生活趣闻。论豪迈，它有西北秦人的壮阔；论委婉，又有陕南细腻柔情。

这种特质来自洛南独特的地理位置——秦楚文化的夹缝地带，关中粗犷与陕南温婉共同浇灌了一朵孤独的曲艺之花。

但这朵花的生存土壤正在悄然退化。即便静板书早在2009年就被列入陕西省第一批省级非遗名录，2011年跻身国家级非遗名录，困境仍难以回避。老艺人逐年老去，新生力量匮乏，很多老曲本只有口传心授，没有文字留存，随着一代人的闭眼，故事可能就此永远消失了。但令人动容的是，总有人在固执地延续血脉。吴全喜，洛南县文化馆原馆长，退休后花费数十年时间走访60多名民间艺人，整理了300多个传统节目，出版了《洛南静板书》专辑，填补了静板书有史以来无文字记录的空白。老艺人陈保子76岁依旧操持三弦，省里来人采风，他抱起琴便满眼放光：“静板书是咱洛南的宝贝啊。”

另一种传承是世代接力的家族叙事。史锋，洛南县剧团副团长，出生在静板世家，8岁便跟随祖父登台。为了保护祖辈传下的行当，他从祖父的老旧木箱里翻出30多年前的三弦和乐谱，从零开始苦练6种乐器，甚至在深夜用毛巾包住乐器以减少音量，避免扰民。后来他带着静板书走进“世博会”展演，亮相央视，远赴台湾，让许多人第一次知道了秦腔深处还有一门如此沉静的曲艺。

2025年，洛南静板书以新编节目《助残共富暖心窝》亮相全国残疾人艺术汇演，五名残障艺人联手演出，质朴的方言唱词打动了无数观众。掌声里含着敬意，更多是对这门古老技艺重获生机的欣慰。但真正让沉板不绝于耳的，往往是无声的日常：在某个村落的文化广场，偶遇走街串巷的说书艺人，他肩挎行头，板声笃笃敲开沉寂的乡村夜晚，老少爷们搬着马扎围成一圈，成了山村最朴实又最隆重的社交场景。

后来，我常常想起那天午后：蝉鸣歇了，微风卷着泥土味，陈保子收起三弦，说了句意味深长的话：“静板书不像流行歌，一下子就轰轰烈烈，但它扎得深，稳当。动听的戏很多，静得下心的不多。”是啊，板书之所以在洛南盛行二百年，核心在于它有一种沉淀后的韧性，不怕寂寞。即便听众寥寥，说书人也愿意在空空的山谷里，对着一棵老槐树弹唱。因为板书一起，故乡就在，往事就在。谁还在听？我想，那些扎根在此、眷恋乡土的人从未缺席。就像那位爱唱老段子的史锋，他在台下教授徒弟时反复强调：“板要打得稳，句要说得清，静板书传的就是这股不慌不忙的底气。”

天色暗下去的时候，板声远了，余音还在山里迂回。也许所谓的文化根脉就是这样——一块板、三根弦，不疾不徐，等着有心人侧耳。只要还有人愿意安静地坐一会儿，认真听完一段《杨家将》，洛南的静板书就没有真正“静”下来，它在等下一个动情的清晨。



浅夏慢时光

舒添宇

石榴花点缀在绿叶中，像极了粉嫩欲滴的点点红唇。郭沫若先生笔下的石榴花“单瓣的已够陆离，双瓣的更为华贵，那可不是夏天的心脏吗？”“微雨过，小荷翻，榴花开欲燃”“一丛丛压阑干，翦碎红绡作团”“似火山榴映小山，繁中能薄艳中闲”，文人墨客留下的咏榴佳句，把榴花的风姿写得娇娆绰约，也流露出诗人独有的初夏情怀。

初夏至味是樱桃。熟透的樱桃，缀满枝头，轻轻一捏就溢出水来，令人口水生津，唇齿回甘。樱桃在乡野间可以尽情享受，摘来盛放在白瓷盘里，成为赏心悦目的夏日清供。紧跟着，青杏也慢慢饱满，等到麦子开镰，杏也刚好熟透，又是一桩人间口福。初夏的美好，往往就藏在这些时令鲜果里。

枇杷也熟了。家乡的枇杷渐渐褪去青涩，涂上了太阳光色，玛瑙样的果实黄澄澄的，个个浑圆饱满，充满喜庆。满树流金，视觉感极好。成熟的枇杷，有股独特的香气，柔软多汁，酸甜可口，味道鲜美，常常馋得人垂涎欲滴。倚着小院里挂影摇曳的竹椅，读读闲书，一颗一颗慢慢品尝，好不惬意。

晴朗的午后，花香夹杂着草木香，

空气也是香的，裹挟其中是不是特别幸福？静静坐着，面前的茶盏在慢慢变温。不经意间眺望远处，翠峰错落，山岚缭绕，无处不具画意。这是如我等山居者之福分，不好好消受岂不辜负了天地美意？

因为工作特点，我本就习惯于居家闲居。有朋友说，宅居的人大多孤僻少趣。我却不敢苟同。“子非鱼，安知鱼之乐？”身居斗室，有闲书可读，有茗茶可品，有清音可赏，有知己造访，喧嚣中取静何其难得，我多么希望能天天宅家幽居，少人搅扰。可惜不能。

喜欢坐在阳台，和自己精心侍弄的花花草草对视一番。喜欢它们的落寞和沉静，顷刻间仿佛时光戛然而止。喧嚣与繁华，皆与其无关。碧玉肆意生长着，阳光里汁液脉脉。文竹枝叶蓬勃，尽情展示着生命的活力。仙人球默默伫立，带着锋芒，也透着几分平和。如此散漫，如此简约，静如古井里的水一样，朴素、温润、耐人回味。

雨落浅夏最怡人。一点也不泼辣，文静得如同温良的绣娘，舞动亮闪闪的晶莹丝线，缠着树梢，拂过青苗，在花阳伞边织出绸缎般丝滑的雨帘。没有惊

雷闪电烘托声势，雨声软软的，滑进耳畔，泊在心间，无来由的，让人心静。雨点敲窗，长短错落，滴滴答答。隔着窗玻璃听雨看雨，感受那份微凉与柔软，像一股清泉淌进心里，通体舒畅。

这样的慢时光，这样的微雨季，心情缱绻，红尘远逝。仿佛修行中人，冥冥中收获了一种禅意的顿悟。一些过往的纠缠烦恼慢慢被梳理，任目光游移在窗外的漫天雨幕中。喜欢这份安静，喜欢这种清溪。

夏日如银，莹莹点点，清风徐来，蛙鼓似潮。倘若，心若莲花绽放，岁月则暗香浮动。重读《浮生六记》，美丽贤淑的芸娘不愧是大师级的生活家。看似平凡的岁月经过她的精心打理，变成了超越人间烟火的诗和远方。你看她把茶叶放进荷心，借一夜花香浸润，次日取来用山泉煮茶。日影绰约，茶香清淡，夫妻对坐小饮，眉眼温柔，情意淡然，这种中式浪漫不就是芸娘心里最极致的情怀吗？

时光流转，闲情最慢。走出繁华热闹，在寻常风物、独居闲逸、烟火漫卷之间，恬淡安静，从宽度日，随心而安，便是岁月最好的模样。

五月榴花照眼明

丹心

小院里有棵石榴树，有些年头了。主干虬曲如铁，皴裂的树皮诉说着风霜，旁枝柔韧地舒展着，密密匝匝的叶子绿得发亮。五月的风一吹，叶子便哗啦啦地响，像是藏着说不完的秘密。就在这片浓绿之中，石榴花开了，不是一朵两朵地试探，而是要把整个夏天点燃似的。石榴花红得像跳动的心，像凝固的霞，像沉淀在岁月深处的相思。宋朝的王安石说“浓绿万枝红一点”，那是文人的含蓄。眼前的石榴花是万绿丛中万点红，大开大合，毫不吝惜它的热情。

韩愈的“五月榴花照眼明”诚然不虚，一个“照”字，道尽了榴花的神采。它不是静静地开在那里等人来赏，而是主动地、蓬勃地映照过来，逼得你不得不看它。这种生命力，在古诗词里并不鲜见。屈原佩兰饮露，陶潜采菊东篱，林逋梅妻鹤子——文人似乎总爱与花木结缘，将自己的品格与情怀寄托其间。只是屈子的兰太过孤傲，陶潜的菊太过闲适，林逋的梅太过清冷。不若这榴花，热烈得入世，红火得亲切。它不躲进山野，就在寻常院落里燃烧，在渐热的五月里怒放，这种姿态，倒让我想起辛弃疾的“醉里挑灯看剑”，同样是生命力的迸发，只不过稼轩的是剑气，榴花的是花光。

我搬一把竹椅，坐在树荫下。头顶花影斑驳，蜜蜂嗡嗡地忙碌着，偶尔有花瓣飘落，落在地上也不显得萎靡，倒像是一团未熄灭的火。泡一壶明前龙井，看着茶叶在杯中舒展沉浮，茶香与花香便缠绕在一起，分不清彼此。这种闲适，不是无所事事的空虚，而是心有所安的自在。古人说“闭门即是深山”，大约就是这个意思吧。不需要亭台楼阁，不需要奇石异卉，只要有一颗懂得欣赏的心，方寸之地也能容纳天地。

童年时，外婆家的院子里也有一棵石榴树。每到五月，表哥就带着我们几个去数花苞，说等花落了就能结出石榴来。我们便天天去看，看花瓣一片片落下，花萼渐渐鼓起来，变成青色的小石榴。那时不懂什么叫“照眼明”，只知道榴花红得好看，红得让人欢喜。外婆会用石榴皮煮水，说是能治肚子疼，她还会把熟透的石榴切开，把里面水晶一样的籽粒分给我们一人一把。那种酸甜的味道，至今还在记忆里萦绕。如今，外婆不在了，表哥早已去了远方，只有榴花年年如期而至，让我念着那些回不去的时光。

每一种花都有它的时节，每一个生命都有它的使命。石榴花也是这样，它不因你的留恋而多开一日，也不因你的遗忘而少开一朵。它按照自己的节奏，完成一次生命的绽放。这种无心的灿烂，反而最动人。夕阳西下，石榴花的红

变得更加深沉了，像是醉了酒。晚风送来邻家的饭菜香，还有孩子的笑声。这寻常的烟火气与榴花的明艳交织在一起，倒有一种说不出的和谐。文人雅士常说说要超脱，要出尘，可总觉得，真正的诗意不在云里雾里，就在这世俗生活之中。就像这榴花，开在寻常百姓家，既可供文人吟咏，也可供稚子观赏。它不拒绝任何人，也不讨好任何人。

夜色渐浓，榴花隐没在黑暗中，但我知道明天太阳一出，它又会红彤彤地照亮这个小院。起身回屋时，一只夜鸟从树上扑棱棱地飞向天空。我忽然想起了朱熹的句子：“问渠那得清如许，为有源头活水来。”心若有了源头活水，便能日新。小院因有了一树榴花，也就有了生机和情致，有了说不尽的故事。

躺在床上，榴花的红色还在眼前晃动。今夜，大约会做一个红彤彤的梦吧。

一江碧水入画来

田培信

金丝峡景区外，345国道旁，奔腾着一江碧水。

半月来，每当东方欲晓，我就跑到丹江边的河堤上，一边呼吸着清新的空气，一边欣赏着碧水青山之上天际的变幻。只见远处的山峦上空越来越亮，一团团云彩渐渐变红。接着，山尖上冒出来一个红点。不一会儿，红点变成半个红球，像是怯懦地撕开红云探望世界，好一阵，才壮着胆儿露出整个脸庞，把万道光芒洒向广袤大地……

朝阳下的青山，静得出奇；朝阳下的碧水，似一匹硕大的绿绸频频抖动，惊艳无比。一江两岸的白杨林随着风的方向摇曳着，绿叶打出欢快的节拍，伴着晨练人的收脚出拳和一招一式。一江碧水，把天上的云彩，两岸的青山、草甸统统揽入怀抱。

我在丹江河畔居住已有三十多年。丹江赋予我们太多的财富：渠坝纵横，灌溉良田万顷；水清氧足，桑塘鱼蟹肥；电站铁塔，点亮万家灯火……

曾几何时，为了紧跟“招商引资”的脚步，一批“筑巢引凤”的人为了工作进度，盲目从沿海城市引进早已淘汰的化工、造纸、冶炼等项目，圈耕地、拦江水、炸山林，大兴土木，筑房建厂，争抢有限的空间和生态资源。还有一些商人，把贪婪的目光瞄向丹江，大张旗鼓淘沙采石，截水围堰，致使河道千疮百孔，面目全非，水位呈断崖式下降，严重影响了丹江两岸百姓的正常生产和生活。没几年，水浊了、地少了、山秃了。人负了青山绿水，青山绿水也负了人。一连几年，山洪咆哮，泥石流频发，河水泛滥，耕地变成一片沼泽……这时，人们才惊醒：杀鸡取卵得到了短期利益，却给丹江带来了长期的

污染和致命的破坏。

后来，当地政府痛下决心，关闭污染企业，整治周边环境，还树还草还绿。实行河长制，聘请环保监督员，安装远程水质监测系统，岸坝上刷标语，江畔边立禁令，江面上捞垃圾，对河道进行疏浚、清障和回填。下狠心向污染说不，向违规叫停，向生态还债。

经过几年的努力，一江两岸没有了冒黑烟的高炉，没有了堆积如山的化工垃圾，江面上也没有漂浮的油污和散发的异味了。

丹江的水绿了，岸边的田绿了，田边的树绿了，喜人的变化远不止这些。江边果园里的“六月杏”，个个金黄透亮，蜜甜多汁。还有那茶，简直就是香饽饽，清明前的头茬茶，早早就被外地客商抢订一空。这些事实证明：守住绿水青山，就是守住金山银山！

站在村后的罗家岭上，举目远眺，千沟万壑，梯田叠翠。山风吹过，带来阵阵清香。原来这山上，生长着如此多的金银花。花香是免费的，那就尽情地享受吧。免费供应的还有负氧离子，好多人为了这个，在周末闲暇日，特意从城里来到了这儿。

太阳升高了，林间深处，鹧鸪声声，山花烂漫，绿涛碧浪。这时，岸边草地上，有美术协会的老师端坐着，对着近处的碧水和远处的青山，在认真地写生呢！我悄然靠近，画板上绘着丹江碧水的缩小版，还有的举起相机，将这蓝天、青山、碧水，一一装进镜头里……

一江碧水入画来。这时，我听见清澈的江水唱着悠扬的赞歌，奔向远方！

